

本片改编自小说.....
本片改编自同名小说.....
本片改编自小说.....

“上海的弄堂总有着有一股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而关锦鹏手下的王琦瑶在某些有关人士眼中竟是“借尸还魂”。

近年来,从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的现象屡见不鲜。随着一个个模糊的纸上人物在荧屏上呼之欲出,又应此次《长恨歌》的电影版评论差强人意,本报对此“改编”现象投以关注。

导演之于改编

——记采访杨俊蕾老师

《长恨歌》的改编引起了我们编辑组的关注,为此本报记者特意采访了任课“影视艺术审美”的中文系杨俊蕾老师。

记者:我们知道王安忆的《长恨歌》被改编成了电影,却遭到很多非议。那你觉得一个好的改编作品的成功性应该怎么定位呢?

杨:这个是要看导演,而且同一个导演在拍不同片子时的成功性也很偶然,举一个例子,就是改编《长恨歌》的关锦鹏,他在改编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时就比较成功,而《长恨歌》却是骂声一片。

记者:这是为什么呢,改编过程是要看遵循原作的感觉还是根据导演的特点呢?

杨:那要看导演本人的才能大小,以及文本中的内容适合一种什么样的电影方式。

记者:也就是说文学提供了一个素材和作者想表达的感觉,然后交给导演去再构造?

杨:但是这个再构造的程度是不同的,像《红玫瑰与白玫瑰》,基本上是遵循原作的线索拍摄下来的,同时出现了很多空场,其中出现了黑底白字这样的剧情提示,就是文

字所表达的内容影象不能表达时,那么影象到此休息,用文字代替。

记者: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手段。

杨:对,但也是一个很守拙的方法,但是在《长恨歌》里却没有这样用,《长恨歌》对我们观众来讲就没有很好的评价,因为它没有起到原作那样一个特定时代产物的作用。

记者:还有个例子就是斯皮尔伯格改编拍摄的《紫色》,他为此改变了自己以前的导演方式变成了一个很严肃的导演,您认为这种改变是有必要的吗?

杨:我认为是很有必要的,他选择了一种方式。这个就涉及到了导演对艺术的关心,有些导演是临驾于艺术,让自己的导演意志无所不在,但是有些却是膜拜艺术,听命于艺术本身。而斯皮尔伯格在导演这个片子时就是遵循了第二种,而不是其他的乱施鬼才的形象了。

记者:就是不是从个人的导演意志,而是从艺术整体,改编整体的要求出发的?

杨:是的,这就是改编过程中导演所起到的作用。

记者:改编的结果往往是,那些看过原作的人挑剔的评价改编作

品,像《紫色》也有些原作的崇拜者批评说把原作过于简单化,您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您认为在手法不同的情况下比较同一素材的文学和电影有意义吗?

杨:这个可能更多的是一种反应性的。看过原作的读者自然对人物有个定位,看电影时很自然的带入了。他们所维护的不是文学本身,更多的是自己的文学理解。

记者:在票房上,像国外的大片《指环王》,《哈利波特》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国内却一直没有很突出的成功,您是怎么看的?

杨:像你提到的作品,他们都在改编中没有丢掉文化传统的根源,就是经典当中触入深处的东西,而我们的《长恨歌》不是跨越时代的,如果在改编中不加注意就会把原来文本中的不足放大了。至于如何取得成功我想首先要去除功利性,比如说文学作品不能说就是为了拍出蒙太奇的效果写,像张艺谋曾找五个作家来写《我的帝王生活》,但是一个都没有用。一个导演的意志是不能取代作家的创作冲动的。

记者:文涛

重温一曲长恨歌

“上海这个城市很奇怪,固然繁华绮丽,但它真正的主人,是在这个华丽的芯子里的,未必参与这种华丽的。”——王安忆

看了电影《长恨歌》,我才发觉小说写的是好。因为文字有太多遐想的空间,而电影只有一个108分钟的面目,仅此而已。

在小说《长恨歌》中,上海带给人绮丽印象的同时,也弥漫着一股小家情怀。这情怀有些优美矜持,但不那么高不可攀,而是平易近人、可亲可爱的,这情怀的名字叫王琦瑶。小说以浮雕与工笔交错的手法,细腻地描写了王琦瑶的谨慎、有点小算盘,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又不甘将就,只能

撑着面子熬过凄凉一生。以及她在处理平凡琐事上表现出的风情与心机,刻画了上海小市民在多重文化影响下的特殊精神状态。王安忆的言语沉稳恬美、平静理性,呈现于我们的是平静流淌的生活表层下的暗潮汹涌。

而电影中王琦瑶的上海特性没了,王琦瑶不再是王琦瑶,仅仅是遭遇四段风花雪月的女子,且铿锵如北方姑娘。纵使外表再如何风姿妖娆,也难使人感到“海派”气息。这是电影一大败笔。小说里的王琦瑶不会歇斯底里地哭闹,也不会哀求“小男人”不要离开自己。她是个极自重的女子,即使再苦,表现出的也是波澜不惊。

在小说中,王琦瑶每经历一段感情都有详细的交代,从心理活动到背景铺垫,而电影把这些都删了,以致她的情感生活显得突兀生硬,让人觉不出矜持。就拿对几个男人的改编来说吧,就让

我哭笑不得。李主人变具体了,貌似偶像派乱世枭雄,大概是想充分利用胡军的精湛演技。可看多了大侠豪迈,只觉得土气生硬,不禁怀疑胡大侠难道只能折腾在此路上?吴彦祖在里面的扮相真是好笑,大概老关也想走王家卫式的油头粉面加小胡子的暧昧路线。老克腊基本没印象,好像就是为死亡作伏笔,匆匆过场罢了。只有梁家辉还有点感觉,老梁终究是个老戏骨,丝丝入扣,将一个历尽沧桑、默默执著热爱一个女子的上海滩手艺人演得内敛细腻,他成了全剧的线索和基调。

王琦瑶不是惊艳的美,但也不是郑秀文一张熟脸化点浓妆就能解决的。王琦瑶是矜持的,不是郑秀文一味的冷漠就能表达的。她的演技让我有种“窝塞”的感觉。无论是少女时代的懵懂清纯,初为人妇的风情万种,还是中年时代的压抑伤感,人到暮年的心

有不甘。她似乎都不能准确诠释。闪现在银幕上的只有她的大脸一张,加上木讷表情和不时“情感冲击波”。不过想来也不能全怪她,只是草率匆忙的故事情节让一拨人走马灯似的来去匆匆,让她没有全情投入的机会。

关大导依旧不改节奏的缓慢、叙述的简单,可这只适合小品式的电影。对于如此一部长于描写细腻巨制,又要兼顾商业时间,以致想留得没留下,该去的又不去的,终于诞生了一部“一个旧上海丽人与四个男人的爱恨缠绵,跌宕人生……”

“当时明月在,曾照彩云归。”影像至少留给我们关于老上海的伤感和王琦瑶们的悲哀的追忆线索。无论如何,关锦鹏尝试了,郑秀文也尽力了,也不枉我花了三块零八毛的租片费了。

种子

关于“改编”的调查报告

近两年来,改编成了人们在谈论影视、书籍中被反复提及的重要词汇。那么改编对书籍和音像制品的销售是否有很大的影响呢?记者对学校周围的各大书店和音像店做了一番调查。得出如下两部分的结论,分别针对书籍和音像制品:

一、改编对书籍销售情况影响

改编所影响的书籍一共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由作为改编底本的书籍,二是由影视作品改编而来的书籍。笔者分别以《长恨歌》与《大宅门》为例,进行调查分析。在各家书店中,这两部书曾先后应影视剧的播出被放置在店内显著位置。但两者的销售情况却大相径庭:《长恨歌》的销售情况明显不及《大宅门》。通过对读者和销售人员的现场调查,记者对其原因做了如下分析:

★读者通常在观看了影视作品以后才对相关书籍产生兴趣,因此相对更忠于影视的书籍更受欢迎。

★大部分作为改编底本的书籍往往年代久远,虽是名著,但无法对现下的年轻读者群产生大影响,而他们是目前书籍的主要购买力量。

★即使是新出的小说,由于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加快,阅读不如观看来的更为直接、更易被人所接受。

基于以上三点主要原因,导致这两类书籍在销售情况上的差异。

记者:金灵子

相关链接

一个改编的时代...

傅家书

巴金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其代表作《家》更是三次被搬上银幕。第三次搬上银幕的《家》演员阵容相当强大,孙道临扮演觉新,张瑞芳演瑞珏,王丹凤演鸣凤,影片的导演则是大名鼎鼎的戏剧博士陈西禾,这在当时可谓是超豪华演员阵容。

虽是一部黑白影片,但这版本的《家》却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一个版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惟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这是巴老“愿化泥土”的心声。这种追求终极关怀的人格力量也融入了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中,成就了孙道临、张瑞芳、王丹凤等一代中国电影人,更激励着几代青年人在时代的激流之中勇往直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从当年的风靡大江南北到今日的文化符号,金庸系列武侠小说始终以一种强硬的态势屹立在小说改编影视剧的大潮之中,历久弥新。一批实力派演员众星捧月般烘托着黄日华扮演的鲁钝郭靖与翁美玲饰演的伶俐黄蓉,成为金庸迷心中的永恒经典。可能对于剧情的设定并不完全忠于原著,但根据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还是成为武侠片史上最扣人心弦的风景之一。直指内心,用快乐、自由、轻松来演绎爱恨情仇,成其经典。

黑铁时代:莫言《白狗秋千架》

从《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的风靡开始,霍建起就开始作为一个标志性人物出现在中国影坛。他的电影有其固定的“霍氏风格”,这样的风格在根据《白狗秋千架》改变的电影《暖》中也得以淋漓尽致地展现。充盈、简约、诗意、温暖,用简单的内涵表达深切的关怀,这是《暖》给人的感受,保证了电影的美感,捍卫了人性的悲悯,又超越了悲天悯人的情怀,从小人物的身上折射人性的光辉,这样的影片,不由叫人击节赞叹。



青铜时代:茨威格《一封陌生女人的来信》

2004,西班牙海滨小城,圣塞巴斯蒂安。徐静蕾,《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座最佳导演奖杯。因为一部电影和它的导演而为国人所熟知,这座小城见证了小说改编电影的又一次收获。

“我爱你,与你无关。”徐静蕾把故事移到了1930年至1948年间的北平,一首《琵琶语》穿插其间,几许情长,几多幽怨。什么是爱。爱究竟与谁相关。电影关于这些问题的解答都在一种平和的张力之中娓娓道来。年轻时卑微的爱,可以无怨无悔。在红尘中打滚许久而不得,痴与爱就变作了怨与恨,与卑微决裂,与生命告别。这样的解读是对小说背景的颠覆,也是对小说精神的传承。这也是改编的一种魅力。

下期我们将关注更多改编的艺术作品,如有任何想法,请与我们联系:efudan_culture@163.com